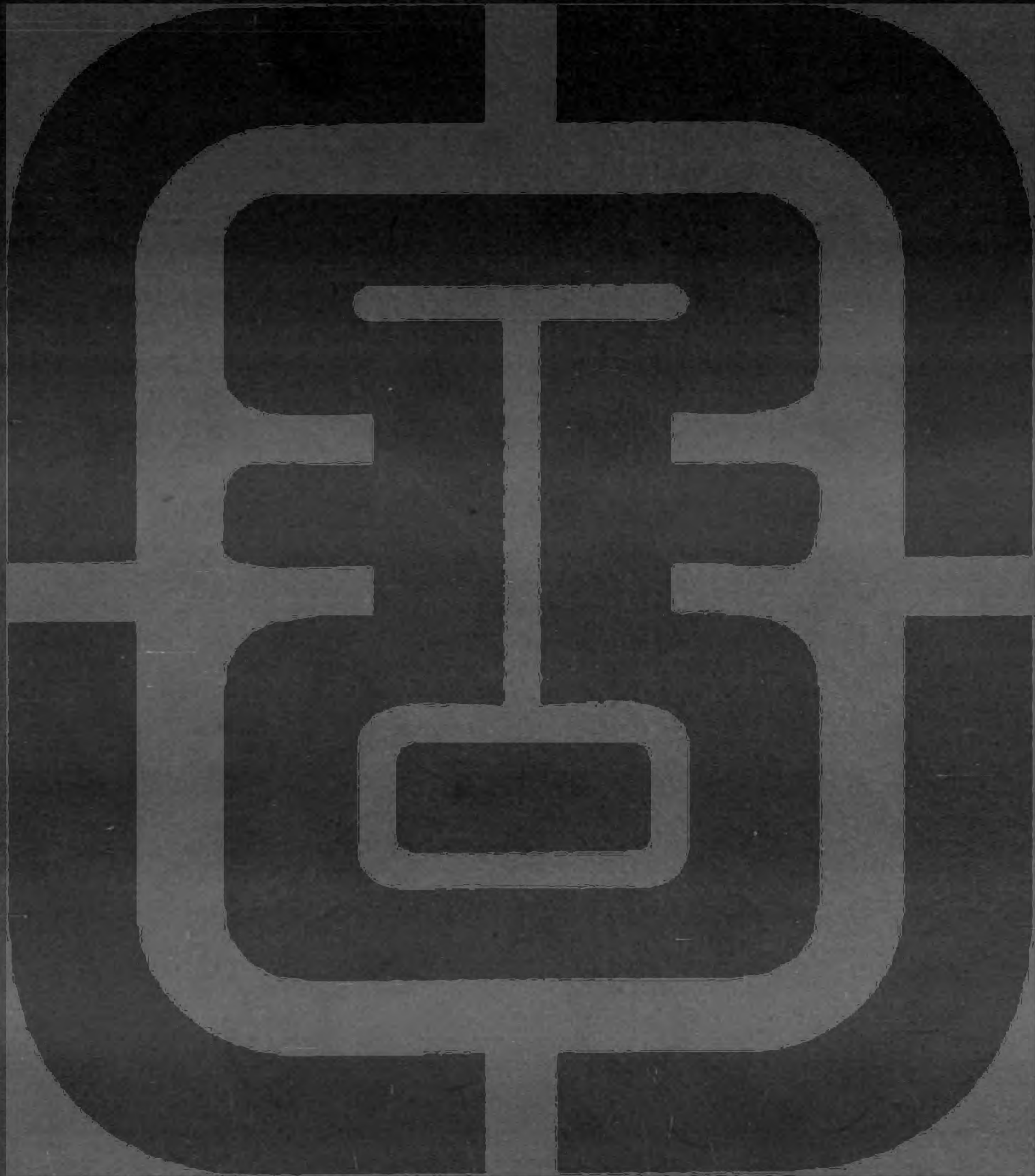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九十五冊



辨誤錄卷上

宋 臨川吳 曾虎臣纂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  
半千十世祖凝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  
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董萃  
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按前涼錄已  
有金城員做此姓似不始于凝之子按唐張嘉貞薦苗  
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

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韻其誤久矣  
予又按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  
之後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于鄖公辛辛生鬬懷  
員蓋帝之後也平王時敖爲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  
始于敞矣鄖音云則員不當音運

韻略不收答箸字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答箸漁服總曰襖衲唐書元結  
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答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齟保宗  
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語皆協韻故答箸音平聲與

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蔽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  
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  
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答箸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  
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  
徒鬪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木字韻詩云變石溷  
甲乙謄寫失句讀正作讀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  
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鬪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

則豈兩字既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序亦云失其句  
讀無音

蘭若字兩音

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按上官儀酬  
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  
省西鄰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  
切押

紇干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謙傳朱全忠迫遷昭宗洛陽昭宗顧瞻陵

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  
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余以干字非是蓋酈  
道元水經注曰紇真山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干數故  
紇干爲無據

乾鵲音干爲無義

前輩多以乾鵲爲乾音干或以對溼螢者有之惟王荆  
公以爲虔字音見于鵲之疆疆此甚爲得理余嘗廣之  
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鵲者陽鳥  
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

修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爲無義然廣韻有鴉鵲蓋鴉字起于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真氣照戶牖是也故蔡條西清詩話以爲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爲疏略然以予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

專以爲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錢上有甲痕乃貴妃捏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捏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

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按考異云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爲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卽今釧也又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唐徐堅撰

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爲釧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條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黃碑蕉下無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按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澗凡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

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鍛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爲有據也又按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與鶴飛今驗古石刻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殺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爲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知本音何耶余按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侯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選注耶

樂府有摻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不可非可以例若漁陽摻音七鑑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撾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

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按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祛兮  
陸德明音所鑑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  
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有其義梁王僧孺詠  
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憾然  
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錯復不援以  
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  
有之

###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按其刻有

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  
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  
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  
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  
于是改乾德其後因于禁中見內人鑑背有乾德之號  
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乃是  
故蜀主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  
乾德之號一一輔公祐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祠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邱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

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上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卽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按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唐李翱樗

蒲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  
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塞博以遊亦音蘇代反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于磧中牙者旗也東京  
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  
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  
也或以衙爲廨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  
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  
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卽古之公朝

也字本作牙訛爲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大司馬掌  
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爲牙旗出師則  
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  
以爲衛也義主于此而孔氏且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  
也唐資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  
府也蓋押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于  
門史今傳咸作牙門押牙旣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  
乎予又按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  
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于此

學海類編  
卷之  
倒行逆旅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余按吳越  
春秋乃云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迺知施  
字爲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晉陽處父過寧舍于逆  
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  
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道商賈迺知逆施可以  
于事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  
息曰今號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

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  
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  
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  
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  
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  
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  
漢因僑爲蜀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玉樹 唐人由地勝之說曰本非器人也

三輔皇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錯時為玉樹青葱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之失三輔皇圖以為槐之根幹則又甚矣

筠為竹皮

許慎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為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

穎達亦以筠為竹外青皮

李白女壻乘龍

潘子真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為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僑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詩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真之論為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壻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耳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唐王棨松窗錄云集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詞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妝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據楊妃外傳高力士摘之以譖李白

黃庭換鵝

蔡絛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按太白詩云右軍本清真瀟洒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按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秋菊落英

蔡條西清詩話記荆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以余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為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條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江皋歲暮相逢

地黃葉生前半下  
枝子夜吟詩問松桂  
心中萬事喜君知  
以予觀之恐或不然  
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  
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  
落日照橫塘  
重臺蕩子妾  
黃昏獨自傷  
燭映合歡被  
帷飄蘇合香  
石墨聊書賦  
鉛華討作妝  
徒令惜萱草  
蔓延滿空房  
梁元帝藥名詩云  
戍客恆山下  
常思衣錦歸  
况看春草歇  
還見鴈南飛  
蠟燭凝花影  
重臺閉綺扉  
風吹竹葉袖  
網綴流黃機  
詎信金城裏  
繁露曉沾衣  
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  
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青女橫陳

荆公詩云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麕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麕翁放麕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麕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壻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鬪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灑土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於前溪舞讀陳朝劉剛侯司空宅詠妓詩

乃得之劉剛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  
又匠智古今樂府錄謂今車騎將軍沈充作前溪歌而  
非舞也

嘖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嘖青蛾蓋蛾眉也世所  
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滅燭  
翠眉嘖可以為據又沈約詠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  
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  
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曾宿客

今世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鷓鴣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  
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曾閑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  
對月詩舊本作斫卻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  
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下足鯉魚  
陶本以池為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  
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



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聞  
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棄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  
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  
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于陶集中是  
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  
望不啻砒砒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  
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

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  
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藥欄

唐李文正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  
園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以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漢  
靈帝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  
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  
詩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  
以欄爲籓今本史信然

學海類編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  
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  
句以山猿爲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孩詩  
云真疑少陵覓來解柳州憎然則雖子蒼亦以杜爲錯  
耶平文五資雜錄附錄中藥附錄附錄藥附錄附錄  
銜杯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杯樂聖  
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按李適之代牛

仙客拜左丞相爲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  
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戴嵩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  
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耳學之  
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萬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  
洲如月乃知孟真得嵩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

傳曰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  
以此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  
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尙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  
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  
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  
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  
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既是  
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詩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  
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  
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遊葆真宮觀燈詩  
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  
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  
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惟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騶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  
君君若春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

忌于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  
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  
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  
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  
亦取騶忌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  
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  
頭張麗華按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

虎平陳後主與張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  
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  
耳

靜憩雞鳴午

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隻  
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  
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  
鼓茅屋午時鷄

孤鴈詩

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鴈云無聲 接續空有影  
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  
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居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  
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  
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鴈詩所  
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  
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  
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  
人詩

###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以  
溫耳故雖有司按奏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而不辭  
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  
丈夫不如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爲桓溫司  
馬竟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  
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  
答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所以畏溫  
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東坡

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未爲蒼生開  
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眺于宋明帝朝爲  
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文忠之意直使謝眺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  
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裏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子路裏飯應須問子來  
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裏  
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  
子桑殆病矣裏飯而往食之乃知裏飯者子輿子桑非  
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  
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  
裳觸泥水裏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則  
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  
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  
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  
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其地作虎  
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又不重作僧綽采蠟燭  
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芟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宣風  
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囊事見漢張安世傳持

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芟荷之荷何耶歐陽文  
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  
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曰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  
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  
隋書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  
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  
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

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木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者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火燧取明火于日鄭注云火燧陽燧也禮記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爲鑑以香土蒸焉

###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按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卽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詩鱷去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 築黃金臺

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荆公詩本此

###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西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

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余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爲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切添丁盧仝子氣骨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之妾也小德亦庶出故坡用

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

切蘇與陶皆宗此學東如詩大無因念下康骨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兩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  
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  
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  
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  
本朝中國長公主為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  
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

與陽郇伯所作皆同首句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不同  
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  
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汁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  
忍笑髡然發其幕按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  
人會食日高眾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頭  
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粟米飯  
一椀蒸胡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然則蒸壺

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已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况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願况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况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

達偶忘建作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轍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吹蘧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畱取倚闌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之渙李太白不然杜云  
故園楊柳皆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  
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鉤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  
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起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  
莫邪之劍復命于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  
百金吳作鉤者甚眾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

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吳鉤始于此豈存中偶  
忘之耶左太冲吳都賦云吳歌越棘純鉤湛虛鮑昭結  
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子美後出塞  
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  
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  
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  
洶湧幾致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

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  
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楊子江詩云憶昔將  
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波浪高于天今日步春  
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世取  
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  
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  
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

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  
閒覽所載也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唐張繼楓橋夜  
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  
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  
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  
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  
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  
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  
而半夜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止于姑蘇有

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  
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嘗辨論  
第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老色  
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輕  
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夜涼且云  
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閒暇若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  
冷齋不讀書之故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

令渠以爲山谷所爲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  
尋春詩尙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  
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窗詩亦尙餘二十四句  
所謂常愛鞦韆川寺竹窗東北廊是已山谷集外更有嘖  
嘖雀引雛梢梢筍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  
記之冊學者不可不知也

僧順怡詩

冷齋夜話記西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  
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

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云  
困卽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節度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  
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  
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欲言太守子也  
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吳令君但  
遣糟牀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錢穆父有藥名詩云一  
來亦甘草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爲使令之使矣山谷

藥名詩云楊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錢異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  
詠落花云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  
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稱謝中舍問其研光  
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  
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  
璣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璣嘗戴研光帽打曲上自摘  
紅桂花一朵置于帽子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

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曲名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所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云以

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州張君房脞說亦以爲忠州何耶當有辨其非是者



信亦以為忠誠可謂當其非是亦  
以水示其好來交此  
南嶽又  
公南嶽又

辨誤錄卷中

崇政殿說書

宋 臨川吳曾虎臣纂

王荆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  
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按  
傳簡公佳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  
山人郭無爲于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有曰  
崇政殿說書云據傳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于  
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耶

桑落酒

索郎杯者桑落河出美酒訛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高說恐或未然也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遜齋閱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

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塵埃閒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羌勸一語不中治鞭答自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言極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姦偷此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乞尉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馯僮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似牙字因轉爲牙予考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然以互爲牙唐已然也

### 太宗鷄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死懷中余考劉禹錫嘉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鷄白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鷄死懷中

###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文子考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趙德麟侯鯖錄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郎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考其詳北史隋文帝賜大淵綠沈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閒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

云有人以綠沈漆竹乃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有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所以引以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鎖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益謬矣劉邵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云綠沈明月絃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如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考之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二字不同便覺語勝于前又陶所編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考今本乃云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檉楊二字不同檉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檉楊則二物矣然對對亦差勝樹樹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捆載而往垂橐而歸今考管子乃是垂橐

而入攜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蔣敖爲宰注云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語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不借

孫少魏東皋錄荆公詩窗明兩不借榻淨一籩餘古今  
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  
借不借草履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  
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考實其  
義可信及觀楊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耶

### 天闕雲臥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薛夢符續注云山  
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闕可  
徙之王宏茂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峰山天闕也豈煩改

作杜田正謬天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  
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閱蓋  
對雲臥爲親切耳余考二家之說皆非是薛得其略杜  
則全失之余按南史梁何徹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  
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晉  
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可明  
立闕之意闕者爲之象魏懸法其上蓋杜詩本誤以魏  
爲緯且不記南史是故紛紛耳李太白贈楊徵君詩云  
雲臥畱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學海類編  
鱣鱠皆不得真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  
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鶴卽鶴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  
爲鱣鮪之鱣俗因謂之鱣知然反按郭璞注爾雅鱣長  
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餘  
安有鶴雀能致一者况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鱣  
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  
書亦述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鼈鱣鱣韓非說苑曰

鱣似蛇竝作鱣字蓋假鱣爲鱣其來久矣而杜少陵云  
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  
皆朝英語余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聖漢  
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  
漸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觀此則稱  
鱣稱鱣皆不得其真也

淇竹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菴竹猗猗  
按陸璣草本疏稱爾雅云菴王芻郭璞注云菴蓐也今

呼爲鴟脚莎或云卽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蕭蓄郭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篇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者余按舒王新傳解棗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篇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

語余按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是時冬羣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撻天子旣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顏林竹兮撻石菑晉灼注云淇園衛之苑也多篠顏師古注曰顏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撻也余觀此則淇之澳從來產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撻歌亦云顏林竹兮撻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荆公傳詩爲是而朝英所證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



亦云澥谷管新抽淇園竹復修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蓋不深考之耳余考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始皇乃欣然

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之名古已有之不止于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按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于三代廢于始皇而興于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置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檇杌載之甚詳第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太宗皇帝摘其切于事情者四句詔刊諸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同撰幽閒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曰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事雖同而詩則異

### 景鐘

徽宗崇甯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

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于此萬有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蓋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耳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說亦非按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鍾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注曰東方鐘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洗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樂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

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黃鐘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按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明白而非大矣此可爲據

###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玉璽記玉璽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

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盤龍又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鈕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傍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後唐廢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寶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竊當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

以來世世傳授號傳國璽自秦傳漢末爲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季龍所得遣趙封送于石勒考于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反據雍洛石遵石鑑相繼篡奪石閔殺胡人公侯卿校萬餘人奔襄國而史遂言璽在襄國又慕容雋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在寡君謂在閔也及考石閔送晉璽乃皇帝壽昌璽

則閔璽非秦璽也以此考之石季龍之亂石遵石鑑篡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爲傳至五代唐末帝王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考者也

###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引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爲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按

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  
烏衣營所處也江左初立琅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  
以烏衣蓋軍兵所衣衣服因此得名撫遺之說亦何繆  
耶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塵史載張仝翁朝議爲子言潞州有一農夫五  
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  
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  
按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

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唐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塵史載劉夢得讀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  
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  
安有瘡癘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  
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  
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  
啓庭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忤心  
天怒陰譎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寞昭陽殿

學海類編 卷之...  
魂歸不見人按唐詩曲江有子極而不見其他子孫有  
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  
孫皇祐閒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  
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于牧守當途諸  
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  
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  
得困于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  
皆王說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極爲右贊善  
大夫極之子藏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

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洧爲嶺南觀察衙推  
弟鄖爲湖南鹽鐵判官洧之子皓爲仁化令皓之孫文  
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凡八代任官不絕而劉夢  
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耶王彥輔不考世系  
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  
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令命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  
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于此余按勅

字從束舒欲切從支普卜切敕音赤說者曰誠也固也  
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尙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  
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敕代之其失本于唐明皇  
詔以隸楷易尙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  
景文公亦以書勅之義與徠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爲  
勅非是故爲以予流俗之失者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  
下書有四其四曰誠敕故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勅興  
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勅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

乃以千字文勅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字之誤  
當時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  
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于此且興嗣本傳已云勅興嗣  
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于千字文之勅乎此文公  
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  
禕之是以秉政而未見勅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  
何謂之勅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  
曰詔勅比用白紙多爲蟲蠹宜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  
勅以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勅是漢天子四書之一勅

之名不定于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公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于此學者其可忽諸又按魏文侯勅倉唐以雞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以爲宋考功詩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考功詩有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以爲錫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吹簫賣錫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

亦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考功全篇予見考功全篇蓋考功未嘗使錫字而禹錫誤呼雲卿詩爲考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塗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佺期詩題乃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錫字者乃佺期所作况二韻不同春與人在十一真錫與明在八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于城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焉卽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寺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有惡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按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其名尙存何以見之蓋褚彥回薨褚登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貉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事細素雜記嘗

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三寺節度等州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色余嘗以謂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尙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龐莊敏梁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  
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為詳議  
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頷之異日復進讞上曰  
前對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  
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子考玉壺  
清話因知非莊敏為梁適也清話云梁適隨判院盧南  
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名次公南金以明  
法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  
官梁適又問那箇梁家曰祖顥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惟

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父祖頃事太宗真宗  
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  
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  
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為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  
見知于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為是而筆談  
為非可也

甯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甯馨兒以甯為去聲劉夢  
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

甯馨以甯爲平聲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甯馨兒山濤  
吐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  
人閒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  
生甯馨兒按二說知音宋閒以甯馨兒爲不佳也故山  
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吐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雖  
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  
側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邱壘空使姦雄笑甯馨

紀聞非溫公所爲

司馬溫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

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  
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  
學校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  
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上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  
奮髯足以移人意人或問以古事禧對此非臣所學臣  
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  
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  
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于王熙溫  
公著紀聞多得于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真之說是非

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于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汚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

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耶又唐潘遠紀聞譚載隋煬帝作詩有叶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帝惡其出己上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否子考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縠所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編唐賢才調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宥子怨凡十韻  
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潘遠所載道衡  
詩無異何耶以隋書考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  
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許以祕書監待之道  
衡既至上高祖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  
道衡不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者勘之帝令自盡憲  
司縊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况又才調  
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  
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  
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官及常袞罷宰相  
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  
俗稍相觀任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播湖往見袞袞奇之  
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  
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  
詹始朝英按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曰閩林蘊  
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已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

李邕公錡與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矜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觀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于林藻也泉山銘叙又云爾何耶以上皆朝英說千家有唐趙修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八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鏞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千里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

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叙云二人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自藻始

唐書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考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于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

時官僚清淡以詩題于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  
闌干下云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  
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按神龍二年乃唐中  
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于詹亦不始于林藻  
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亦同惟唐  
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  
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

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峰巒過黃知橘  
柚來迺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五  
判官扶持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筍姜詩躍鯉事後漢列  
女傳姜詩并妻龐氏竝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鱸云云  
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  
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鵲詩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  
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孤毒手乃嘆服之子按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  
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甲蹂  
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傅  
虎以翼也以石勒傳考之尊拳當作老拳非指劉伶尊  
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  
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  
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

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只可用一寶字  
故變其文也以上皆王說予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  
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  
然則以年號鑄錢文矣王說非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  
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  
懼人則疾名曰傚傚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  
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



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按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恙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小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鳥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布袴東坡云北人呼爲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爲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按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

百草奮興秭鳩先澤注徐廣曰秭音姊鳩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鷓鴣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元水經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政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按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至而已矣然則既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耶兼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同至有不計利害意惟知光字于義不

可也。曾子書不顯于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于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岑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

然吾西岑之土也，土則復西岑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之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

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按二事俱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考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橫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按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

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毋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非秦也代襲秦說李兌之辭耳劉向失于鹵莽故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允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  
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三卷子按南史陳  
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  
左右帝謂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  
喻藥曰當令姓自于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  
喻耶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  
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

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按孔穎達  
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蔡字耳隸書改作蔡遂  
失本體說文曰蔡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蔡字殺下米  
也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後世蔡字不可識考轉  
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之此又不可也故音爲  
素葛切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  
叔于郭鄰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  
名是放蔡叔之事然則王觀國雷同以蔡爲蔡不可不  
辨也

介雞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季  
邠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邠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  
子播其羽或曰以沙膠播之爲介雞觀國按史記魯世  
家曰季氏與邠氏鬪雞季氏芥雞羽邠氏金距司馬遷  
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爾觀國按介與芥  
不相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  
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  
循其誤既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浹沙而播

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按杜預  
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于以  
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  
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按高誘注  
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鄭眾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  
之鬪所傷者頭以鎧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  
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乃不知物理耳夫雞之鬪其  
利害不在于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謂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之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例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已前

道士亦立精舍矣

辨誤錄卷下

羊舌族氏

宋 臨川吳 曾虎臣纂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不記所出子按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左氏春秋傳曰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為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



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  
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  
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  
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吳錄云琴譜胡笳曲音  
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製曲凡十  
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炎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  
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

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吳爲昭君製曲  
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有女能業  
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于世以上  
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八拍並  
蔡炎作及按蔡翼琴集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  
名流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  
契者明會令之至理殷勤之餘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  
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  
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昭君三十六

拍胡笳昭君一十八拍清調昭君十三拍閒絃昭君十  
九拍蜀調昭君十二拍吳調昭君十四拍杜瓊昭君二  
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昭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  
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  
製曲又非也

###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遠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  
取從軍死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  
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

羽所以爲生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按晉羽林軍四  
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  
法天文耳

###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入姓之  
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研窮意義遂注云  
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誤作  
李焉舊文使字之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按  
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

其困乏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李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誤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送之賈逵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之濟翁以李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李之命亦可以一例作李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辦于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話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孟子曰是以言話之也趙岐曰話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竝無此話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名話字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孫義不合爾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魏晉以來續撰者按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話鹽百日之家百人話鹽此話字與話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槩論也廣韻乃以話音火夬切

息也尤無義

### 湘君湘夫人

樂府敘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大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二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滂汭舜卽爲天子娥皇爲君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將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

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正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二女娥皇爲正妃故曰君女英爲堯帝子各以其盛者推之言也禮有小君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敘篇子嘗考之若敘篇以郭璞王逸爲失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妃韓愈碑亦未爲得按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

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三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有據依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當以檀弓世紀爲正有三妃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

字只是長顯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考之張本非也予按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魑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魑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顯而高結句始于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魑頭露紒章懷注云魑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魑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魑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魑紒然則魑椎魑一音紒髻結一音魑有高之義章懷以魑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

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以為結喉故其  
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無鹽女宣王后也為人極  
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 颶風

離騷曰溢颶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翼颶風之冽  
冽班固曰颶疾也然則颶風疾風也謝元暉羣鷺呈沈  
尚書詩云珍簟清夏空輕扇動涼颶謝靈運初發石首  
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會颶注曰曾颶高風也二  
謝以颶為風何耶

### 楊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楊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  
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按  
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竝是正月行幸甘泉  
楊雄死于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  
有賦成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為證何耶

###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略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  
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

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狀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播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瀉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于名醫單驤然子按班固所纂白虎通其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

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腑也穀之委也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腑也腎者主瀉膀胱常有熟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腑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腑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旣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

鹽鹽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學海類編  
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預注曰瑕郇古國名河東解縣有郇城鹽池也猗氏縣鹽池是也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鹽河東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惟此池之鹽獨名鹽餘鹽不名鹽也陸德明釋文云音古鹽也予按古今之士用鹽無鹽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液政用鹽池事亦作鹽字又何耶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作鹽字漢書亦然當俟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煮官鹽烟杜註補遺曰許慎

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于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鹽池縱橫一里餘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按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灌民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然則鹽之地名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淳鹵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異輕其賦稅予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從鹵也故鹽亦作鹽也其說庶幾是也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  
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曰不佞不才也語曰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孔  
子亦以爲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且考左氏傳  
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沈爲預州刺史至鎮下教  
乃曰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蓋沈未深格論語也

### 嬙者禁中婦官

應邵注元帝詔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子以爲非  
是蓋昭君不名嬙乃禁中婦官耳按周禮天子有九嬪

嬪亦婦官也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  
于晉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  
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則劭解  
以嬙爲昭君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年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嬙  
字何耶

### 炎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  
乃杖鼓曲也炎當作鹽唐曲突厥鹽阿鵠鹽施肩吾詩

學海類編  
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  
杖鼓譜中有炎枚聲以上皆筆談予按隋書樂志云其  
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  
昔昔鹽羽調曲唐以爲舞曲唐趙嘏廣之爲一十章然  
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爲唐世非也考唐書禮  
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  
十三年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娑陀調鶻鹽改  
爲白鶻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鶻鹽改爲神鶻鹽太  
簇羽時號雙調神鶻鹽改爲  
有此四曲凡存中

所謂阿鶻鹽者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乎  
予又按張芸叟南近錄載元豐中至衡山中謁嶽祠有  
之多從殺滅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  
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堂詩話以鹽者有味  
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  
情旣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  
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

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多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拜舞隨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瑒者據州稱太守曾祖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瑒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

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按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兩廣罷秩還至郴衡閒爲山賊所標掠惟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古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于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旣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于  
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  
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而爲修其塋會  
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  
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尙存野史  
本吉州人尤襄所載撰或得其真今沆傳以沆祖景洪  
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古老相傳爲聰  
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又按杜牧所撰僧孺墓誌序曰  
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

田數頃書千卷尙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舉數  
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  
訪公于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僧孺野史以  
僧孺肄業于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于彼因隨計長  
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十五年依樊鄉  
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  
按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  
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  
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于東

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諱

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缺焉以上皆柳說予按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義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于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甫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議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按淮南子

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  
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悞蓋  
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于山故林木可稱不斬

###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  
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按漢高祖紀  
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  
于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 息婦新婦

王彥輔塵史辨誤問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  
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豎子操  
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  
太甚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  
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  
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  
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按戰國策衛人迎  
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  
驂無答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  
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安非新  
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  
忘之耶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  
自生長休囚冠帶以來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  
于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  
理蓋本于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已爲水

土絕甲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  
使世一日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  
乃系色二字傳寫之悞乃兩字合爲一耳嘗考唐左拾  
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  
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色在巳其胎在午  
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  
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  
墓在辰至于火則曰其系色至亥在于未則曰其系色  
在申至于金則曰其系色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色

之所在蓋五行既入基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生而養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色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色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爲一今不取

矣夫丁產簿書言丁稚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及其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古今涼風消息幾時來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知有閒者  
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  
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  
曰此蜀民思我伐也然予考睡台符岷山吳事云梓童  
山人李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  
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  
是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隳紊生民肆吟苦熱詩云炎  
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其兩句乃李  
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二字不逮消息甚遠堯夫又

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  
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中獨自占詩家譏  
滕入蜀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  
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題蓋取文選  
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  
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  
曰誤認云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鉉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準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孤山釋山云獨山曰獨孤也今下民訛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尙哉必也正名于

義安取且山川之神施于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靈禳于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予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歐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搥擊之義  
至于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  
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  
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糊以丈量地曰打糧舉手試眼之  
昏明曰打試至于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  
以上皆歐公語予嘗考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  
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于義亦無嫌矣夫豈  
歐公偶忘釋文云耶予嘗見宋景文公云凡義有未通  
者當以偏旁考之子于打字得之矣

### 真宗未嘗耕藉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真宗勲德曰東祀耕藉賜酺真宗  
朝未嘗耕藉

### 張良封畱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畱足矣不敢當三萬戶  
乃封良爲畱侯畱在徐州沛縣今畱城鎮地狹人民寡  
有畱侯廟存焉或以陳畱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誤也

###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南方皆爲伏波將軍嶺外

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 諾皋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西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勿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跪而封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于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往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避兵法正月上

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皋敢若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乃還著中人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樸子內篇載遁甲經中經曰往山林中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二呪曰諾皋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

池上左手取草以傳莫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  
禹步而行到六癸上閉氣而往人不能見也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  
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上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  
多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亦類此

襪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憤溝

今時襪子釋名云襪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

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  
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襪子觸熱到  
人家主人聞客來嘖蹙奈此何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  
沱傳誠諸高明熱行宜見歌藝文初學二書無少異惟  
太平廣記載啓顏錄有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  
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  
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嘖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  
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啫啫一何多搖扇髀中疾流  
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一大瑕傳誠諸朋友熱行

宜見呵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爲襍穢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末又以歌爲呵當有辨其非是者其日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云

兩儀既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耶

假藉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按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爲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故假借以用耳然

戰國策荆軻曰願大士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 八米八采

唐張祜寄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采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亦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輓辭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

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逃云盧八問訊劉二逃御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恨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竊嘗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王采貴也其八爲毗采賤也五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筭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旣勝于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王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臯而牟呼五白些臯二爲毗采牟者勝也欲勝其臯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蒲

格及國史補遺李翱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谿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數之多寡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洪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竇苹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作个予嘗以竇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洪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个字乃作此个字因知个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閒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按後漢傳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潦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客反乃以索爲宵爾索絢之索誤矣韓退之郾城



夜吟聯句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于萼字韻同押則知亦同索爲宵爾索絢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氏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宵爾索絢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于震王東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

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耶

### 顧凱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叔原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曰顧

學海類編  
卷之  
三  
據  
愷之字長康一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考世說乃謂  
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或問曰漸入佳  
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茗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  
匡山未詳王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  
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  
受道于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  
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

年桓元遺書于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  
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謫出故  
子美詩云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  
皆胡仔叢話說予按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  
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  
明縣之屬邑有大小匡山李白讀書于大匡山有讀書  
堂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陀西院蓋以太  
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絳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  
所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山也乃知學林

新編胡仔皆爲妄辨

李太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甚多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鴈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按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覺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月明連秋聲魯酒不可

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于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已詩話歐陽謫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閒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暑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

琴瑟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轆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鷓鴣筋作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那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皮絃爲奇乎梅聖俞醉吟亦云當時醉翁滁州

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于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云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遶殿雷乃知以皮爲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無可疑者且文忠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山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事哉余以意料之葉只據兩句而遂爲此說又不考五代史補偶忘馮舊事耳不然何舛誤

之甚耶

閔閱

後漢章帝紀或起剛畝不繫閔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閔積功曰閱予按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閱積曰閱今音義以為積功曰閱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按呂氏春秋范

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恍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蟆蝕月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為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曰日月暉于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以上東坡說予按史記龜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子天下辱于三足之烏

月爲利而相佐見食于蝦蟆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之耶

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

蔡條西清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輕柔細屑真情出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識自

然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已上皆西清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其知琴趣則非也昔晁无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又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

勢一落千丈強爲歷聲也洪亦未知出于晁是豈義海所知况西清耶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和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木音皆能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清又謂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余考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

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窞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清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悞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悞作雨無正七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護尙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朶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

夜染衣豈得謂無人形于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按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鍊注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用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峰明媚木芍藥野田叫噪官蝦蟆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自有延川以來前輩多因此以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年嬾真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于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輶輅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考徐堅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副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既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副

紫微郎

劉莘老摯賀宋舍人啓曰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十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星君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爲郎不可

也習籍長竹...  
今有題妓項帕

姚今威寬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按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余按邵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其真云文路公慶歷閒以樞密直學士

知成都府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讌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郊聖從蜀人也因謁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于漢州會郡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辭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何每

爲之醉何還朝路公之謗遂息事與陶穀使江南事詞  
相類且云少愚奇士路公固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  
况復雨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飢坐風味勝仁頻仁頻按  
上林賦注仁頻檳榔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  
曰葉似甘蕉音賓恐韓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將跋閻立本書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物

五輩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  
僧者乃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祕藏  
王右軍蘭亭真迹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  
辨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  
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寶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  
故出示之翼旣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  
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  
璧之喜其一吹淋者寫貌尤工非馳譽丹青之手不能  
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于豫章以上將題蓋

所畫書生狀至以白襴衫馬鞞與夫老僧張頤失色之  
狀皆非也余按唐法書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萬無得  
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  
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洽既得蘭亭方告驛長  
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勅旨具言所自偶僧出齋喚  
歸乃知書生御史也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  
喚師取別師僧聞語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  
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閻筆托  
閻以傳世者也

### 霹靂手胡盧提

張右史明道雜志云錢翰穆父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  
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諺也然今  
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竝  
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  
露蹄乃作鶻露蹄何耶更俟識者也

###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  
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味爲

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說然仁宗  
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尙書屯  
田郎中林肇所立其敘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畱題  
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  
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一字爲亭名爲鱸鄉珍珠  
是吳鄉丞相嘗畱刻炎章云云張子野詩云霓舟忽艤  
鱸魚鄉槎閣欲陵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  
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誤甚

謚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  
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  
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繆而不  
稱繆何耶唐許敬宗薨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于荒郊  
嫁少女于夷貊謚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  
錢秦秀謚曰繆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  
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改謚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顏氏以

學海類編  
為飲羽近理余按閔子曰宋景公使上工人為弓九年  
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  
盡于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向而  
射逾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于石梁  
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  
知梁石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 石髮

豫章喜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按酉陽雜  
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

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以隨月盛衰若蚌蛤蟆胎  
也審知張說則石髮生于水中

### 迴鴈峰

衡州有迴鴈峰皆謂鴈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  
按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  
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峰頭迴  
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鴈自南而  
北故其詩云耳豈尚謂鴈至此而迴乎乃今考柳詩不  
精故耳

經子之錯

嘗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闚于牆外禦其侮闚乃  
闚也易窺其戶而闚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人  
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篠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  
編差誤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  
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憶非熊贈鄭  
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按六韜史記  
非龍非驪非虎非熊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相憲宗委任不疑使破  
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  
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强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桀  
傲勲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指爲聖相詩  
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嗚呼聖王及聖相亦過矣哉苟

學海類編卷之六  
脚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為聖臣則可裴度為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云余按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為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議論乃爾鹵莽何耶紹興閒曾惇黃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直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炤心

洪郎中慶善與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真辨偽輔

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筠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炤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真慧慧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于名字之間耶以上皆洪說子按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真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炤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心則傷性性



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求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惟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法豈偶忘耶



